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家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勝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三

正傳二十二人附見四人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一

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二

真定府普化傳三

漢州栖賢寺大川傳四

西域難陀傳五

壽州紫金山玄宗傳六

袁州陽岐山廣敷傳七

鄧州烏牙山圓震傳八

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九

婺州金華山神暄傳十

澧州開元寺道行傳十一

徐州安豐山懷空傳十二

洛京慧林寺圓觀傳十三

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十四

洛陽香山寺鑑空傳十五

廣州羅浮山道行傳十六

潞州普滿傳十七

江陵府些些傳十八

師食油

吳郡義師傳十九

証智薦福寺老僧

唐州雲秀山神鑒傳二十

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二十一

外

洪州黃檗山希運傳二十二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傳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

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居山北行杜多

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

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牀宴默不

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貧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訖禪師寂預誡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終於釋子苞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塔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悖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禺中氣絕自此人謂爲妄欲加諸道人一至於此寂以開元

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貧中至今崇仰焉

唐代州五臺山華嚴寺無著傳

釋無著永嘉人也識度寬明秉操貞確留神大道約志遊方抵于京師雲華寺就澄觀法師研習華嚴之教凡諸經論志極旁通然於華藏海終誓遨遊以大曆二年入五臺山肆欲觀聖人之境界五月到華嚴寺挂錫始於堂中啜茶見老僧寢陋據北牀問曰子從南方來還費數珠請看著乃躬度之迴視之間失僧之所于時神情愀怳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觀石曰木杵後得入聖寺獲見聖賢我願止此其爲快乎次由般若經樓見吉祥鳥羽毛繡絢雙飛于頂上望東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兩穗入戶悠颺少頃而滅同房

僧法等見而驚怪言曰此何祥也願期再現
斷衆生疑尋覩光如前因往金剛窟望中致
禮方坐假寐聞叱牛三聲云飲水一翁古貌
瓌形服麤短褐曳麻屨巾裹甚異著乃迎執
其手問從何來翁曰山外求糧用來居在何
地云求糧用在臺山翻質著云師何戾止答
曰聞此有金剛窟故來隨喜翁曰師因耶答
曰否曰既不困憊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沉
胡可怪哉曰師若昏沉可去爇煮葷乎翁指
東北見精舍相距數步餘翁牽牛前行著躡
躡而隨至寺門喚均提三聲童子鷹唯開闔
年可十四五垂髮齊眉衣褐襦牽牛入寺見
其地盡是瑠璃堂舍廊廡皆耀金色其間華
靡非人間之制度翁踞白牙牀指錦墩揖著
生童子捧二甌茶對飲畢擎玳瑁器滿中酥

酪各賦一匙著咽之如有所證神府明豁悟
宿事焉翁曰師出家來何管何慮乎答曰有
修無證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
時求何心著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師以初心
修即得又問齒臘幾何三十一矣翁云師之
純淑年三十八則其福根芟植此地而榮茂
歟且徐徐下山好尋道路勿傷厥足吾年老
朽從山外來困極欲偃息也著請寓一宵可
乎曰不可緣師有兩伴相隨今夜不見師歸
憂愁曷已此乃師有執情在著曰瞿曇弟子
有何執處雖然有伴不顧戀他又問持三衣
否曰受戒已來持之曰此是封執處著曰亦
有聖教在若許住宿心念捨之脫有強緣佛
故聽許曰若依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宜從急
護翁拂襟投袂而作著亦趨行翁曰聽吾宣

偈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
究盡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著俯聽凝神
謝曰蒙宣密偈若飲醍醐容入智門敢忘指
決丈人可謂知言銘刻心府翁喚均提可送
師去臨行拊背曰好去著再折臂與童子駢
肩齊步至金剛窟前問童子此何伽藍不懸
題額童子指金剛窟反問著云伊何窟乎曰
先代相傳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有何字
著惟忖少選曰金剛下有般若童子唵爾適
入者般若寺也著携童子手揖額而別童子
瞠目視著如欲吐辭著曰送我可以言代縞
帶與玉珠乎童子遂宣偈受云面上無瞋供
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
染無垢是真常偈終恍惚之間童子及聖寺
俱滅唯見山林土石悵悵盈懷歎歎不已歎

五

曰緒言餘論若笙鏞之末響猶在乎耳諦觀
山翁立處有白雲冉冉湧起去地尋常許變
成五色雲霓上有大聖乘師子而諸菩薩圍
遶食頃東方白雲一段漸遮菩薩面群像與
雲偕滅著條見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
人相將還至窟前作禮忽聞山石振吼聲如
霹靂諸僧奔走良久寂無所覩著遂陳遭遇
六人悔責不見聖容咫尺懸邈知罪障之屏
翳歎著遂隱此山而終元和中門人文一追
述焉

唐真定府普化傳

釋普化不知何許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
作爲簡放言語不拘躬事盤山積禪師密密
指教深入堂奧誠令保任而發狂悖嘗與臨
濟玄公相見乃對之以之驢鳴旁侍無不晒

笑直時歌舞或即悲號人或接之千變萬態略無恒度一日擎挾棺木巡街徇戶告辭云普化明日死去時視之知不可訾趙人相率隨送出城東門而揚言曰今日葬不合青烏經二日出南門人亦隨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門北門出而還返人煩意息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禪定焉禪宗有著述者以其發言先覺排普化爲散聖科目中言非正負也矣唐漢州樓賢寺大川傳法綱釋大川不知何許人也沉默自居節操彌厲戒無毫冗言不浪施於漢州樓賢寺行四聖種法克苦旣增川也其樂也泄泄縣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則于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昇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前若騶導焉始履門闕寺額奮

第十一

六

然墮地遠近驚歎又此山靈異不容羸鄙有僧深藏者不謹愿多所違犯神人擲于山下可七里許唯傷足指從此無不悛葺守戒者大曆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次閩城法炯者未詳何許人也行頭陀法克苦克勤激勸閩人辭氣剛直聞海壇練門江內有巨鐘相傳云昔有人往廣州慕鑄信鼓巨艦至此忽值風濤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從中穿過約其周圍徑一丈餘大曆中炯欲出此鐘先於開元寺設大會齋誦呪令一小僧詣龍宮乞鐘於人世擊扣以警晨昏小僧見海神曰我惜以鎮海別與小珠三顆爲信當爾時小僧有如夢覺珠在手

焉

唐西域難陀傳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乎其
爲人也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
何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
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無灼能
變金石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
大醉狂歌或聚衆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
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迹僧門別有藥
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重之
遂留連爲置酒肉夜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
巾櫛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
態絕世飲欲半酣喜謂尼曰可爲押衙躡舞
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迅起摩趺伎又絕
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女風邪

喜忽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
遂所三尼頭皆踏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
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也徐舉三尼乃
筇竹杖也血乃向來所飲之酒耳喜又却坐
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汗
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
赤而口能歌舞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
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瘢痕時時言人吉
凶事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
日喜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即入壁縫中
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
壁畫僧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
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
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系曰難陀之狀迹爲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

三昧與無厭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見如幻不可以言論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轉變外事故難陀警覺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以化難化之俗也

唐壽州紫金山玄宗傳

第十

八

釋玄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照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詞朗禪師門若真金之就冶焉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避苛政者哭婦堪哀從宗卜居哮鬪絕迹自邇入山者無憚矣一日禪徒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

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唐袁州陽岐山廣敷傳

釋廣敷俗姓鄭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平法訓登戒畢遊嵩少兩京遇神會禪師大明玄旨至宜春陽岐山挂錫是中峯巒積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叅于草卉敷終日瞑目木食度辰時有峩冠羽帔馭鶴騫鸞者始則乍往倏來後則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輕雲薄霧隨步而至擁從者天丁力士令遠去對晤談論移晷其後道化既成於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滅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異談論豈同乎通曰昔小有真

人能談空理方諸山神仙建浮圖者信崇佛道止不削染號在家菩薩又雪山諸仙善五明論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須甄簡若西域二十諦中五唯量五大與釋氏法名同所計天殊良難區別哉

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

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倏遇雲遊沙門寓宵其父爲州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震禮奉其僧聽其談道頗覺入神捨儒典披釋經頓辭所愛往白磁山禮智幽爲師受教後遇荷澤禪師得法隱南陽烏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澤虎有毒龍鄉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潛蹤曾有二人形服且異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歲今感無心之化絕慮之修吾曹冥感超昇可

非師之力歟貞元六年終享齡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唐池州九華山化城寺地藏傳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穎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奇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自誨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于時落髮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子山焉心甚樂之乃逕造其峯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趣爾度日藏嘗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家十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渠潛然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冒雲霧罕曾露頂歟

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
為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
父自麓登高深極無入雲日鮮明居唯藏孤
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
米煮而食之群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
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
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藏之
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
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
其色青白不礫如麵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
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為枯槁衆莫不
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矧取之無盡以貞元
十九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鳴
石墮扣鐘嘶嗷加跌而滅春秋九十九其屍
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

宋十

十一

之動骨節若撼金鑠焉乃立小浮圖于南臺
是藏宴坐之地也時徵士石拾遺費冠卿序
事存焉大中中僧應物亦紀其德哉
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釋神暄俗姓留建陽人也幼而沈靜非問不
言客遊婺女入開元寺志願出家焉無何本
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暄神彩朗練太守善
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
日承受深法千衆圍遶必超上果非凡氣也
乃誦七佛俱胝神呪昏曉不絕納戒畢於金
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
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
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
神人時來問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東峯
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往往數年

越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呪功倍元和八年范敷中丞知仰遣使賈乳香檀麝器皿施暄並迴施現前大眾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衆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孟簡尚書自會稽甄請不赴八月俄迴舊山人莫詳測修云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於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喧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峯移矣唐澧州開元寺道行傳

釋道行姓楊桂陽人也自生已來神府聰利肌體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於南岳般若道場受學於鐘陵求訣自默證法號自

宋十

十二

在三昧由此布納蒲鞵用資殘息而已就澧陽西南伐木爲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於牀榻之間後有貴材殖爲營堂宇曾未浹旬一皆周具視之寂無人焉始知鬼神捨材輸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開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終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豐山懷空傳

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冥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華或時履地人或瞻觀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圓觀傳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也居于洛宅率性疎簡或勤梵學而好治生獲田園之利時謂之空門猗頓也此外施爲絕異且通音律大曆末與李源爲忘形之友源父愷居守天寶末陷於賊中遂將家業捨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愷之別墅也以爲公用無盡財也但日給一器隨僧衆飲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約觀遊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遊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璫負嬰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奚獨泣爲觀曰其

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壅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認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塘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觀到此哀慟殆絕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親族畢集以枯魚濁酒饋于水濱李往授符水觀具其沐浴新其衣裝觀其死矣孕婦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兒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觀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

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
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
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
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杳曩前去詞切調高
莫知所謂歎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懸隔聖
凡路殊諒有之乎初源念父遇害賊庭時方
八歲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
七年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府掾源遂絕
酒肉不婚娶不役童僕常依慧林寺寓一室
隨僧齋食先命宥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
其間至於榮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時相國李
公德裕表薦之遂授諫議大夫于時源已年
八十餘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長慶二年也
系曰圓觀未死先寄胎者聞必不信何耶達
諸聖教也嘗聞閩尼多許族姓家婦女爲兒

宋十

十四

云便來也及終有以朱題髀當日有家生子
身有赤文便來二字焉此類亦多莊子所謂
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其或竺乾異
計有教未來佛或別會曾談見有我宗自許
若然者未可定執已行之教矣其如觀也果
證高深同智論中多種不思議也心思言議
千里難追矣

唐江州廬山五老峯法藏傳

釋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穉齡爽俊始研
尋史籍而於醫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
妙用焉有門僧卧疾幾云不救藏切脉處方
信宿平復其僧多接談玄自爾萌出塵之意
年已長矣懇辭親投本郡平田山寶積院從
願師下受教納戒後遊謁大寂禪師言喻若
石之投水翛然北下廬山登五老峯愛其靈

宋十

十五之一

異獨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澗聊延形氣而止
數年有二仙乘雲而來終日談論或留宵宿
或經月不來或繼日而至他人有見者旁說
不同及乎學僧臻萃全無蹤跡又一日告辭
藏云且歸山去師當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
越共營一院寶曆中示滅年八十二其年三
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隱五老峯時二仙來終日談論者何
通曰昔劉向輯列仙云若干人見于內典歟
又裴周桐栢三真人弟子各半學佛法可非
來問道乎詩中草蟲之應阜螽同也

唐洛陽香山寺鑑空傳

釋鑑空俗姓齊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
學而寡記持壯歲為詩不多靡麗常困遊具
楚間已四五年矣干謁侯伯所潤無幾錢或

盈貫則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遊錢塘屬
其荒儉乃議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
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
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
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
謬蓋以空未為僧時名君房也十六梵僧曰子不
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
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
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遂
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
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
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呻枕石而寢
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
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
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

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
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趙趙貴
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唯吾
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
許年日准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
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
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
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
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
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誓於吾子焉乃探
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
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
焉空覽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
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
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

家十

十七

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
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程親說厥由向理聞
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
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
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默然無答
乃索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
一沙衰恒河沙免而豈大而擎牛虎相交與
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系曰食梵僧之素而知宿命者與茹雪山之
藥解諸國言音同也覽鑑而知吉凶者與窺
圖澄塗麻掌同也食素臨鑑豈偶然耶非常
人之遇也其空公題識而答塞柳程之問驗
在會昌之毀教矣時武宗勸僧尼反俗計二
十萬七千餘人并蘭若共四萬七千有
奇故云興一沙衰恒河沙免在置犬仍擎言

殘害之甚乙丑毀法丙寅獻代佛法喻寶檀之樹終不絕其華蘄芬馥故云也苟非異人何以藏往考來之若是乎

唐廣州羅浮山道行傳

釋道行姓梅氏會稽人也父爲越州衙吏行弱齡知書比成造秀有僧分衛行接之談道頗精禪觀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壽院智幽所稟訓進修拾薪汲水後遊南岳聞江西大寂道化往親附焉思養聖胎見羅浮奇異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仙禽玉樹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默爾安禪然或山精水怪往往驚鳴行視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華楚再拜稽顙云我居此中僅二百載今因師住冥感匪躬道遙脫苦歸人趣受樂矣其感物多此類也

宋十

十八

寶曆九載疾終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滿傳

釋普滿者未知何許人也於汾晉間所爲率意不拘僧體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徵故時人以強練萬迴待之或入稽胡激勸修善至有罷弋獵者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朱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後人莫能知至朱泚爲涇源叛徒推擁駕幸奉天于時天下徵兵關輔賊據圍逼連戰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涇水者涇州來兵始亂也雙朱泚與洎也青牛者興元元年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賊始平故曰還號

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傳食油師

釋些些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目

言些些故號之矣德宗朝於渚宮遊衣服零

落狀極慙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為故無

定檢嘗遇醉伍伯伯於塗中辱之抑令唱歌

些便揚音揭調詞中皆訐伍伯從前陰私惡

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旁聽之者知是聖

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肆聚群小隨

逐楚人以興笑本矣後不測其終次有僧慙

狂遊行無度每斷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巨

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

又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系曰些之聲為商為羽耶通曰傳家采錄其

例有二一則按文不音二則口授知韻今得

些者按文也若楚詞聲餘則蘇箇切也若山

東言少則寫邪切焉此師荆楚間事也其二

音以聽來教些名同鳥獸之自呼也

唐吳郡義師傳証智薦福寺老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

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

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

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

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

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

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幡蓋木

佛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

躍灰盆彌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筋而食面垢

不礦礦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死也

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

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國寺僧事迹不常熟地而燒木佛所言人事必無虛發此亦不測之僧也復次京師永壽寺釋証智不詳生族貞元中於京寺多發神異而衆罔知或晝在張瀆

案十

二十

蘭若治田夜歸寺中其蘭若在漢陰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時號智禪師此之長足安法雲公也皆能致遠於瞬息間道家謂之縮地脉而能陟遐矣若於色塵作神變雖遠而近也次薦福寺老僧專務誦持罕有間缺言未兆事來如目擊大和初相國韋公處厚好重空門逐月別召名德僧食老僧見韋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滅度處人皆不喻後因奏對於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階及扶昇出殿前氣已絕矣方驗老僧言死在內殿

中故云好滅度處即開成中也後不知其終唐唐州雲秀山神鑒傳

釋神鑒姓韓氏潯陽人也稗歲淳靜而不雜群童父爲齊安掾且歸心釋氏嘗於廨署陳像設命僧徒讚唄揚音法樂俱作鑒則喜色盈顏隨僧不捨求願出家父母無計阻之潛投東林寺貞素律師下修學後講通大涅槃經義乃南格豫章叅大寂禪師續於懷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獸旁午率多作害從鑒居之虎灾弭息遠近稱之忽有戴平憤男子望法座致禮勤重條爾無蹤三十一七日後有冠裳宛異者於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師者眞法寶也開人天眼目故來報之其徒聞見知鑒道高會昌四年入滅八月十五日藏之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報空神展轉至于有

頂於斯見矣

唐天台山國清寺清觀傳外物

釋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屈氏初誕彌手足指間有幕蹠屬相著焉佛經所謂網漫相也迨爲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詣國清寺投元璋律師執侍餅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樓羅鳥啄幾萬重圍矣年十八納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嶺教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覽百家彌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凡其邦伯輶軒皆響風造謁觀則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祇就几杖以待貴士或施財寶皆迴入常住罄無私畜或曰貴人所施皆充別施何不已用耶對曰恨未能捨頭目況世財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興觀入京請大鐘歸寺

鳴擊并重懸勅額則集賢院學士柳公權書

題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藏經歸寺

大中癸酉江表荐饑殍踣相望觀遂併糧食

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

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

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觀

齋食可去寺二十里餘其夜溪澗泛溢無人

可渡謂觀不來頃刻而至且無淹濕作用可

知也人皆異之遠近瞻禮日別盈滿喧擾可

厭乃逃往翠屏山蘭若獨棲續天台山衆列

請爲僧正乃佯狂隱晦州牧杜雄宋十遂奏昭宗

宣賜紫衣觀聞之若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

焉

唐洪州黃蘗山希運傳

釋希運閩人也年及就傳鄉校推其慧利乃

割愛投高安黃蘗山寺出家迨成長也身量減王商裁一尺所額間隆起號為肉珠然個儻不羈人莫輕測而乃觀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運偷窺之其目時閃爍爛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礮泛泛湧溢如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運渡去乃強激發之曰師要渡自渡言訖其僧褰衣躡波若履平陸曾無沾濕已到彼岸矣迴顧招手曰渡來運載手訶曰咄自了漢早知必歎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縱能傷我只取辱焉少頃不見運傲怍自失及薄遊京闕分衛及一家門屏樹之後聞一媵曰太無厭乎運曰主不恩賓何無厭之有媵召入施食訖媵曰五障之身忝嘗禮惠忠國師來勸師可往尋百丈山禪師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

家子 三十三

乘器也運念受二過記勃攸同乃還洪井見海禪師開了心趣聲價彌高徇命居黃蘗精舍昇平相裴公休欽重躬謁有詩贈焉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樓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則裴相得法出運之門以大中中終于所住寺勅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語錄而行于世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曄或輒切蔑亡結切傲徒耐切怍徒耐切養失精切怍胡板切穗胡板切
 徐蘇切猶徒耐切玳徒耐切瑁徒耐切莫胡板切皖胡板切瞳徒耐切
 未董也丑庚切球居完切櫛阻勇切梳胡板切陪胡板切力胡板切切
 直視也迷計切濫口合切渠渠子入切潛潛水動

貌
 培 常 漢切
 白土也
 切 晚 無遠切
 子免身也
 生 餒 於偽切
 似也
 切 藹 爲
 詭
 切 華 貴
 音梅
 酒 饋 側草切
 也 斲 斲也
 略切
 恩 胡
 切 辱 也
 厠 也